

目 录

浅谈《诗经》中的悲剧主题	陈明辉 (1)
北宋晚期诗人张耒用韵研究	李丽华 (9)
《红楼梦》女性体态语初探	黄映琮 (24)
文学创作的心理冲突及其意义	周良新 (46)
从“戏仿”看《故事新编》与《堂吉珂德》	石 强 (53)
从私语切入现实——评林白的《说吧，房间》	岑长庆 (63)
妇女解放的障碍与出路	郑春燕 (72)
论国家经济安全	张万成 (79)
计算机网络与管理现代化	司徒奕崧 (89)
Cultural Awareness - Culture teaching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简淑婷 (96)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 Anachronism	余 玲 (102)
JEFC 中的教学游戏	孔妮燕 (110)
粗话不可一概“粗”译	张翠平 (117)
建构主义理论与中学英语 CAI 课件设计原则及应用	沈根志 (124)
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自由观”	谢新辉 (128)
海洋文化与湛江现代化	林良展 (137)
探索性问题及其解法初探	刘峥嵘 (145)
文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基本状况与分析	林新华 (151)
筹资风险的度量与回避	廖 施 (156)
用数形结合思想求几类无理函数值域	鹿明楣 (162)
拓扑黑洞的量子热效应	梁经纬 (170)
直流二极反应溅射法沉积 ZnO 透明薄膜	黄春明 (184)
一种模压全息产品的假彩色编码制版技术	张志友 (192)
4-乙氧基苯丙氨酸的合成	黄立生 (206)
MBFO ₃ : Pr (M = Ca, Sr, Ba) 荧光体的合成与发光	熊建华 (211)
银翘解毒颗粒中绿原酸、牛蒡子甙、连翘甙的含量测定	辛 琦 (217)
徐闻城乡 327 名小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分析	麦家芳 (222)
对影响体育教学目标实现因素的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陈玉玲 (226)
仙人掌对小鼠应激性胃溃疡的抑制及治疗作用	杨淑萍 (231)
紫外辐射对马齿苋和仙人掌的 CAT 活力及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徐良雄 (239)
两种冷季型草坪草在高温干旱胁迫下的超微结构	廖莉媛 (246)

浅谈《诗经》中的悲剧主题

作者 陈明辉 指导教师 刘周堂

摘 要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悲剧性作品主要表现了四大主题:一、爱国主义悲剧主题。爱国主义者强烈的爱国情感与黑暗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他们心灵上的巨大痛苦;二、婚恋悲剧主题:人们对自由专一的理想爱情的追求与社会道德和婚姻制度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他们婚恋生活的极度痛苦;三、悼亡主题:人们面对至亲之人死亡而无能为力的悲哀;四、中下层人民的生存悲剧主题:中下层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理想与剥削制度的矛盾冲突,造成他们理想破灭的悲哀和承受苦难生活的无奈。悲剧性作品作为《诗经》中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认识周代社会有其独到的意义。

关键词 《诗经》 悲剧主题

悲剧是表现人生价值被毁灭、受摧残的艺术,其本质是通过表现人生价值被否定来唤醒人们对被否定的有价值人生的惋惜、同情和珍视。所以,一部好的悲剧作品,在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之余,决不会让读者或观众沉囿于悲惨的结局而产生人生无意义的悲观意识,而是让他们经过痛苦的洗礼,更加珍视那些可宝贵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悲剧的结局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通过否定重新达到肯定。

人们谈及悲剧,往往只限于那些有“剧”情即故事的作品——也就是叙事性悲剧作品,而常常忽略了那些没有“剧”情的作品——即抒情性悲剧作品。因为,一般说来,人们往往过于注重悲剧作品的形式因素,如悲剧的结构等方面,甚至于狭隘地认定悲剧作品必须具备这些形式因素,否则便不是悲剧作品。但是本质属性是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所以,只要是具有悲剧本质的作品,都该属于悲剧作品或称悲剧性作品。那些抒情性悲剧作品,虽然表面上缺乏悲剧的形式因素,但是其实质上却具备了悲剧的内在结构因素——它同样具有悲剧矛盾、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它与叙事性悲剧作品所不同的只是,抒情性悲剧作品是用情感、情感的发展来代替人物形象、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的。

《诗经》中的悲剧性作品,除极少数如《卫风·氓》外,基本上都不具有叙事性因素,都是纯粹的抒情诗。但《诗经》悲剧性作品是以现实的悲剧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它们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处在悲剧矛盾与悲剧冲突中的痛楚,以现实中人生各种价值被毁灭遭摧残的悲剧结局,感染着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唤起人们对那些被毁灭的人生价值的同情与肯定,具有很强的悲剧审美效果。

一、爱国主义悲剧主题

什么是爱国主义?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我们讲爱国主义,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在数千年中巩固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伟大国家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表现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就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文学传统。古往今来,无数爱国主义者都以或豪放或含

蓄、或沉郁或激昂的语言，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拳拳赤子之心，谱写出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动人乐章。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其从建立到兴盛再到衰亡的过程，而每个朝代灭亡的前夕，也都是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的时期。西周末年也是如此。西周末年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两个暴君——周幽王和周厉王。厉王弭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便遭杀戮，终于在公元前八四一年爆发了国人起义，厉王被赶跑了。以后经过共和与所谓宣王中兴，依然无法抗拒王朝衰落之大势。到了周幽王时，这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则更是暴虐，他宠爱艳妻褒姒而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导致申侯愤而援引犬戎兵大举进犯，幽王被杀于骊山脚下，赫赫宗周灭亡了。以后平王虽恢复东迁，仍以天子自居，但历史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了。在这动乱的好几百年间，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者们面对礼崩乐坏、社会离乱的现实，急欲为国效力，挽救国家危亡，可空怀爱国壮志而无力回天。政治的黑暗与个人遭遇的不平使他们的诗篇独具特色，这就是批判和揭露现实黑暗、抒发自己的哀怨之情。他们的哀怨不是单纯地叹惋个人的政治失意，而是寓涵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深沉忧思，这就使得他们那些充满批判与哀怨的诗篇染上了较浓的悲剧色彩。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感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心灵的巨大痛苦，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就成了爱国主义的悲剧作品。这一悲剧主题在《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部分均有表现。

《王风·黍离》便是国风部分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典型诗篇。《黍离》篇写于周室东迁之后。东周时期，疆土削弱，国力衰微，周初分封各地的诸侯几乎已无视周室的存在。在这样的动荡时代，《黍离》的作者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面对国势颓丧、民生疾苦的现状，忆起昔日的繁华，目睹今日的萧瑟，伤时忧国之情，不能自己，因而发为诗歌，形诸笔墨。从诗篇中第一句“彼黍离离”，已隐约听见一位爱国者忧国的心声，为全诗定下了忧伤的基调。“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等句则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心中对国运衰微的悲痛。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则说明作者在朝中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排挤诬陷的悲惨处境。这种处境与《邶风·柏舟》的作者的处境——“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觐闵既多，受侮不少”——是颇为相似的。爱国主义者们满怀报效祖国、振兴祖国的豪情壮志而志不能伸，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够痛苦的了，可除此以外，他们还得饱受那些佞臣小人人们的诬陷的侮辱，这不仅是《黍离》作者的悲剧，也是千千万万爱国主义者共同的悲剧。

雅诗中的《小雅·正月》、《大雅·瞻印》亦是爱国主义悲剧主题的代表作。《小雅·正月》篇大致产生于西周末年幽王时期，作者是周王朝的一位失意官吏。他看到当时的西周王朝的腐朽黑暗、世风日下，政权岌岌可危，而昏君佞臣们仍是不知自警，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忧国哀民，写下了这首感时伤遇之诗。诗人在诗中写道：“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癯忧以痒”，也就是感慨：可叹忧时的只有我孤独一个，更教我悲愁难释，我这样小心谋虑，忧愁抑郁酿成大病。流露出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和感伤，爱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接下来几句又告诉我们，诗人一颗赤子之心不但不被理解和接纳，反遭坏人欺负和诋毁，但他仍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甚至将

笔锋直接指向深受宠爱的褒姒，体现出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这首诗歌悲壮和震动人心的力量也正在于此。《大雅·瞻卬》的笔调则更为犀利辛辣，全诗七章六十二句，严厉痛斥了昏庸荒淫的周幽王，历数他宠信褒姒、败坏纪纲、祸国殃民的罪恶。作者的心情是沉痛的，他怨恨有上苍不明、君主昏庸，为周王朝的衰败而痛心疾首，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诗中。

此外，这类主题的作品还有《曹风·下泉》、《小雅·十月之交》、《小雅·巷伯》、《大雅·台旻》等诗篇。这类爱国主义悲剧的共同点就是爱国主义者们为实现其崇高理解，不向黑暗现实妥协、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击败或毁灭而造成悲剧。虽然这些爱国主义者们难逃悲剧结局，但他们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气概，却激荡和鼓舞了后世千千万万的人们。

二、婚恋悲剧主题

《诗经》中有这样一些诗篇：诗中人物在婚恋生活中遭到不幸，他们的爱情因外力干预而被压抑、受挫折，他们失恋、失宠或被抛弃，诗中流露的是哀怨、悲愤一类痛苦的感情，情感基调低沉忧伤，这一类诗歌的主题我们称之为“婚恋悲剧主题”。

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把“现代性爱”和古代爱加以比较说：“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对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②恩格斯这段话概括指出了现代性爱的两个本质属性，一是自由，一是专一。自由是指这种性爱建立在男女双方而不是单方面基础上，不受外力、外在因素的影响、支配；专一则是指爱情一经产生，“就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③所以也是互相忠诚和相对持久稳定的。可以说，自由专一的爱情是爱情的最高理想，而人类对于这最高理想的追求也是亘古不变的。人类从初民时代开始，就已经在婚恋生活中追求这种至善至美的爱情理想，《诗经》里的婚恋诗篇，就是《诗经》时代人们追求自由专一的爱情理想和原始记录。但由于这种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文明程度相去太远，当时的人们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必然为当时不合理的道德和婚姻制度所不容，所以才酿成了那么多的婚恋悲剧。《诗经》中的婚恋悲剧，按其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追求自由的悲剧和追求专一的悲剧。

追求自由的悲剧，矛盾冲突在婚恋男女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展开。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互相深爱的青年男女对独立自主婚恋、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渴望比一般人必然更为强烈。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那些父母、媒人、社会舆论等，却剥夺了他们的这种权利，从而导致婚恋悲剧。这类悲剧中最突出的有《邶风·柏舟》、《王风·大车》、《郑风·丰》、《郑风·将仲子》等篇。《邶风·柏舟》中的姑娘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她爱上了一个“髧彼两髦”的小伙子，但她所梦想的自由爱情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和世俗礼教的阻挠。女子痛苦之极，从内心深处发出坚定的誓言：“之死矢靡它”（至死誓无它），以抗争“不谅人”的母亲，坚持自己的选择。《王风·大车》中的女子的行动

则更加勇敢果断。她恋上了赶大车的小伙子，鼓励他一起私奔，并指日发誓：“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感情如此炽热强烈，尽管是几千年前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郑风·将仲子》中，女子私下里爱上了仲子，但“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像一堵堵无形的墙威逼着她，压抑了她对仲子的情爱，使她在矛盾痛苦中挣扎。追求自由是《诗经》婚恋悲剧的一大主题，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诗经》时代不合理的婚姻现实，也表现了这一时代人们对自由的爱情理想的追求和对不自由的婚恋现实的抗争。这类诗篇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悲剧冲突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诗中人物无法摆脱“两难”的被动境地：选择爱情势必舍弃亲情，这在血缘宗法社会里是大逆不道的，必然受到社会舆论的制裁；反之，如果选择亲情，就势必舍弃爱情，在没有情爱的婚姻中接受永无休止的煎熬，所以，这类诗篇中描写的婚恋，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

追求专一的悲剧，其矛盾冲突是在婚恋男女之间展开的。悲剧主人公承受的苦难不是来自外力的干预，而是来自对方婚恋过程中的负心和用情不专。这类悲剧诗的最典型代表作就是有被称为“弃妇诗”双璧的《邶风·谷风》和《卫风·氓》。这一模式的婚恋悲剧，一般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两情相悦。婚恋的前奏总是男的采取主动，又是请媒送礼，又是信誓旦旦，表示要“及尔偕老”（《卫风·氓》），“及尔同死”（《邶风·谷风》），于是他们相爱了。“乘彼坳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卫风·氓》）。应该说他们的初恋是浪漫的，也是愉快的。2、共建家业。他们很快建立了家庭，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夫妻也能彼此恩爱，忧患与共。“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邶风·谷风》），此一阶段，夫妻之间尚能和睦相处。3、男子背情负德，喜新厌旧。家境好转了，男子再也不能满意因过度操劳而容颜衰老的糟糠之妻了，他们“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卫风·氓》），“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小雅·谷风》）。原因不在于女子有什么过错，而在于男子“二三其德”，另有所欢，“不念旧恩，求尔新时”（《小雅·我行其野》）。4、婚姻破裂，女子被弃。她们或在绝望中含恨饮泣，决绝地离开负心男子，如《卫风·氓》的女主人公；或痴情不泯，在痛苦的诉说中仍存一份负心郎回心转意的希望，如《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

在这类追求专一的婚恋悲剧中，悲剧主角都是女性。女性渴望追求专一性爱，对专一爱情的追求比男性更执着。但面对那些负心背德、薄情寡义的男子，她们只有艰难地吞下被弃的苦果，承担由于男性的不专一行为所造成的婚恋悲剧。《邶风·柏舟》、《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小雅·我行其野》等作品均表现了这一主题。

三、悼亡主题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特殊的文学题材。《说文》曰：“悼，惧也。陈楚谓惧曰悼，从心急声。”《方言》又说：“悼，伤也。秦谓之悼。”《广雅释诂》云：“悼，哀也。”依以上字书的解释，悼亡二字应是对亡者哀痛之意。但自西晋潘岳首先以悼亡为题，作“悼亡诗”三首，抒发对亡妻的忆念与伤逝以来，悼亡之作似已专指悼念亡妻这一特点的主题了。但本文所说的“悼亡”，当取悼亡之本义，即对亡者的哀痛和忆念，亦包括除亡妻之外的其他亲人。至亲之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关心互相爱护，彼

此之间血浓于水或相濡以沫的那份亲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人们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死亡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丧亲之痛便也成了每个人不得不遭遇的悲剧事件，而这种悲剧事件又势必对人的心灵造成强烈的震撼，诉诸笔端，便成了悼亡作品。《诗经》中的悼亡诗主要有《邶风·绿衣》、《唐风·葛生》、《邶风·凯风》、《小雅·蓼莪》等。

《邶风·绿衣》是一首悼念亡妻的诗歌。作者睹物思人，借绿衣抒发了自己对亡妻缠绵悱恻的思念。在诗人与之妻共同生活的过去，定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值得怀念的场面，也必然留下许多与亡妻有关的东西。文中所说的绿衣便是其亲手缝制的衣物。作者写道：“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抒发了自己难以排解的忧愁与情思。后又写道“绿兮衣兮，女所治兮”，说明了自己为何看着绿衣而忧愁难解。“希兮谷兮，凄其以风”，意思是亡妻亲手所制的衣服，不管是粗葛布的还是细葛布的，在炎热的夏天穿在身上，都会感到凉爽似风。作者以含蓄细腻的笔调表达出对亡妻深沉的情感。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句，作者则直接抒发了自己对亡妻的中意钟情。总之，全诗以绿衣起兴，重复强调睹物思人之悲，全诗通过对亡妻亲手制作的绿衣内外、上下、颜色等各方面的描写，琐细地写出了作者对衣服的熟悉与珍惜，也益见其形损神伤的悲痛。

《唐风·葛生》是一首悼念新逝丈夫的诗歌。全诗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倾诉她的绵绵哀思。本诗从写荒坟到写独魂，由亡魂的孤单进而写生者的孤单，最后以同穴共圻作结，意脉通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新逝丈夫在她心目中似乎还在人间，因此挂念他离开自己后独自生活的孤单，这是悼亡者在刚刚失去亲人时的一种典型心态。大凡朝夕相处的亲人突然死去，由于感情上和其他心理上的原因，生者往往很难接受亲人死亡的信息，因而常常容易产生亲人似乎还活在身边的错觉，所以仍会挂念他的饮食起居、冷暖温饱。顾况在《悼稚子》中写道：“稚子比来骑竹马，犹疑只在屋东西。”表现的就是这种心理错觉。正是这种精神恍惚迷乱的反应，深刻地表现出主人公对亡夫的爱之切和痛之深。

《邶风·凯风》与《小雅·蓼莪》则表现了对去世父母的悼念与歌颂，怀念“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的“生我劬劳”和“母氏劬劳”，表达了“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小雅·蓼莪》）的凄凉以及“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邶风·凯风》）的沉痛与追悔。

《诗经》中的悼亡题材诗歌，以深情的语言、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类面对至亲至爱的人被死神夺走时的悲哀与无奈。这类悲剧主题的作品不多，但却构成了《诗经》悲剧主题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后世悼亡文学的滥觞。

四、中下层人民生存悲剧主题

我们知道，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就必然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都是由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斗争引起的，这也就意味着，有阶级则必然存在阶级压迫。而任何一种形态的阶级社会中，中下层人民都逃脱不了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在《诗经》时代，所谓的王公贵族们，“不稼不穡”却依然能“取禾三百”，“不狩

不猎”也依然“庭有县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中下层劳动人民，虽然终年辛劳，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甚至还要被迫服兵役，有家不能回。可以说，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是每个正常人的梦想，广大人民终日劳苦，所期冀的也不过只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却把他们这一点小小的梦想都击得粉碎。

《诗经》有大量作品描绘了中下层人民的这种悲剧生存状态，表达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齐风·东方未明》、《大雅·大东》、《小雅·采薇》、《王风·君子于役》等篇，均是表现底层人民生存悲剧的诗篇。

《齐风·东方未明》写的是奴隶们“东方未明”即匆匆起床，因为奴隶主催逼太急，竟将裤子穿在上身、衣服穿在下身，然后在奴隶主监工凶残严厉的监视下，没日没夜地劳动，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奴隶们被迫劳动的悲惨生活。《邶风·式微》和《小雅·大东》等篇也同样表现了沉重的劳役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巨大痛苦。《邶风·式微》以发问的形式，直抒胸臆，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沉重劳役的不满和对统治者的怨恨。《大雅·大东》则通过形象化的手段，从当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动地揭示了周王朝残酷榨取东方人民膏血的罪行。

如果说以上一类诗篇主要反映了繁重的劳役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么《小雅·采薇》、《豳风·东山》和《王风·君子于役》等篇则表现了兵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

《小雅·采薇》和《豳风·东山》都表现了远征兵士在归家途中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悲苦的从军生活的回忆。《小雅·采薇》是以兵士的口吻在战后归家途中，追述戍边作战时“载饥载渴”的生活，用痛定思痛的反思，多层次地表现了行役之苦，同时也以深情的诗句表现了对家人的忧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句深刻而含蓄地反映了他对家人自始至终的不舍与依恋。《豳风·东山》中主人公的悲愁则较《采薇》更浓。主人公在战后家途中，虽亦暗自庆幸自比得免行军之苦，但更多的还是对久别家人的担忧与挂念。三年以来，家中音讯全无，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所以作者总忍不住胡思乱想，想像在这飘摇乱世家中可能出现的荒凉景象，同时也万分怀念自己新婚不久即分别的妻子。作者并未对统治阶级残暴的征兵制度发出任何控诉，但诗作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悲伤和无奈却将这无声的控诉发挥到了极致。

与这类诗歌不同，《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周南·卷耳》等作品则从思妇角度表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王风·君子于役》以一种白描手法，朴素真实地刻画出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表现出这位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深刻怀念。诗中既无《卫风·伯兮》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那种给人以强烈刺激的肖像描写，也没有“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痾”那种发誓赌咒般的激烈情绪，诗中只是用一种洗练的笔调如实勾画出这位善良的女主人公的一片痴情，通过“不知其期”“不日不月”“曷至哉”“曷其有佸”“苟无饥渴”等句子，表现出她对丈夫无比深情的思念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正是这种感人至深的深情，引发了读者的深切同情，进而深刻体会到残酷的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此外，在当时社会，小官吏虽然不是最底层人民，却也同样难逃被盘剥和压迫的命

运。《邶风·北门》和《小雅·小宛》等诗篇就反映了小吏们的悲惨生活。《邶风·北门》中的小吏虽然天天从城郭的北门进进出出，工作繁忙辛苦，却也难免因为“终窶且贫”而“忧心殷殷”；《小雅·小宛》的作者终日忙碌，小小翼翼：“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他仍然难免要遭人的构陷，难以苟活度日。他们作为拥有一官半职的中层人民尚且如此，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其惨状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诗经》中大量作品从奴隶、平民、小吏等不同社会层面，从思妇、征夫等不同视角，对当时中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进行了细致反映，深刻揭示出中下层人民的生存悲剧。

《诗经》是华夏文明的文学结晶。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当时社会的各种人物、各种社会生活都在《诗经》中得到了再现，悲剧性作品作为《诗经》中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认识周代社会有其独到的意义。

在爱国主义悲剧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看不屈的爱国者们的由抗争到被黑暗势力击败甚至毁灭的悲壮，也可以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一的爱国传统便已经生根发芽了。后世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的，也正是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崇高精神。而婚恋悲剧作品则很好地反映出奴隶社会婚恋文化的一个方面，“它们反映出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社会”。^④纵然这种个体婚制对文明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恰恰是在此时，妇女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喜新厌旧和忘恩负义成为当时男子的通病（虽然并非所有男子）。此现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根源，是同阶级压迫相联系的。“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⑤个体婚制“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⑥悼亡作品则体现出我国文学中悼亡之作所具有的悠久传统。“西方文学充斥着爱情诗，一旦爱情成功就不写诗了，很少和诗歌颂夫妇之爱，更无论悼亡”。^⑦可以说，西方没有写悼亡诗的传统。但在我国，早在《诗经》时代，便出现了像《邶风·绿衣》、《唐风·葛生》这样优秀的悼念先逝伴侣的诗歌以及《邶风·凯风》等悼念亡故亲人的诗歌。《诗经》之后，从潘岳、元稹到王士禛、纳兰性德乃至现当代，形成了文人创作悼亡之作的传统，涌现出大量悼亡作品。中西方何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个问题颇值得研究。至于那些表现中下层人民生存悲剧的作品，让后世读者在感受奴隶、平民和小吏的悲惨生活的同时，不仅认识到奴隶社会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残酷，而且从广大受压迫群众浓厚的反抗情绪中认识到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光荣传统，早在《诗经》时代便已深入人心了。

《诗经》中的悲剧性作品，通过人们从希望到失望、从追求到破灭、从奋斗到失败的悲剧性过程，从中挖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精神及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种悲剧性“具有真理价值的美，这种美是生活的意义”。^⑧正是这种悲剧性，让读者在阅读后产生强烈的共鸣，包括对崇高精神品格的颂扬、对亲情的由衷赞美、对正义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等。他通过表现美好事物或情感、精神的被摧残乃至被毁灭，来唤醒人们对美

好事物或情感、精神的惋惜、同情和珍视，从而通过否定重新达到肯定，从而激励人们更加地热爱生活、坚持理想。

综合上述，爱国主义悲剧主题、婚恋悲剧主题、悼亡主题和中下层人民的生存悲剧主题，共同构成了《诗经》的悲剧主题。这些悲剧主题反映了《诗经》时代初民的生活悲剧，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值得后人进一步去研究和挖掘。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二十卷，转引自黄保真《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79年11期第83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73、74页，转引自莫山洪《宋代爱情话本小说与市民的反思》，载《柳州师专学报》1995年2期。

④冷国俭《〈诗经〉婚恋诗研究》，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11期第66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7页，转引自冷国俭《〈诗经〉婚恋诗研究》，出处同上。

⑦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载《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12期第27页。

⑧D. V. 福尔克《尤金·奥尼尔及悲剧张力》，1998年新译版，转引自王捷《现代悲剧的审美价值（论奥尼尔的戏剧创作）》，载人大复印资料《戏剧研究》，1987年6期第85页。

参考文献：

《诗经鉴赏辞典》，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北宋晚期诗人张来用韵研究

作者 李丽华 指导教师 张令吾

摘 要 本文根据北宋晚期诗人张来的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押韵情况作为研究的对象,归纳概括其用韵特点。

张来的古体诗一些阴声韵间偶有通叶,阳声韵 m、n、ŋ 尾不同程度地混押。个别尤侯部唇音开口三等字已转入鱼模部。古体诗入声韵混押情况普遍。

其近体诗借,出同摄之韵现象突出,阳声韵尾与古体诗一样, m、n、ŋ 不同程度地混押。除了押平声韵外,张来近体诗还押上、去、入声。

关键词 北宋 张来 诗韵

1.1 张来(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他是北宋晚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年青时代游学陈州,以文章受知于学官苏轼,因而得从苏轼门下。苏轼称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并与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张来的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生长于楚州淮阴(今属江苏),年青时游学于陈州,自二十岁中进士登上仕途,随着政治生涯的起落,到过许多地方为官,其中有“三贬黄州”的经历。五十三岁时因诏除党禁,才得以离开黄州,又回到年青时代游学的陈州闲居,直到六十一岁时抑郁而终。从张来一生复杂的阅历来看,他的语言难免混杂各地方言,不可能是纯粹的某种地方方言。

1.2 现存张来诗 2125 首。近体诗 1412 首,其中押入声的有 3 首,上声 1 首,上去通押 2 首,去声 1 首,其余 1405 首押平声,每诗自成一韵段;古体诗 713 首,其中 84 首是换韵诗,计有 295 个韵段,古体诗合计有 924 个韵段。所以近体诗与古体诗合计共有 2336 个韵段。本文将古、近体诗分开考察,研究时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2000 年重印的《张来集》。这部《张来集》由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以民国刊本《柯山集》为底本,用明小草斋钞本《宛丘先生文集》、清吕无隐钞本《宛丘先生文集》、《张右史文集》中的《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明嘉靖郝梁刻《张文潜文集》作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有关的总集和类书。

2.0 古体诗的韵系

2.1 舒声部分

2.1.1 通过系联分析,我们把张来古体诗舒声部分分成十四部。现按各部牵连关系排列韵部次序,列表说明(表见 5 页)表中平、上、去、上去分列(广韵)韵目,单列的韵目字为独用,两个以上的同用。小字韵目表示与大字韵目偶尔通叶,视为特别,如“麻_{佳歌}”表示“麻”与“佳、歌”二韵有合用现象。增列上去一栏是因为张来古体诗上去通押现象较多,是重要特点,应予以重视。

2.1.2 各部特殊韵例、韵字讨论如下:

歌戈部：纸韵押入本部一例。五古《刘伯寿秘校》154 叶“何磨峨河哦他科呵蒹迤_纸”，“迤”是纸韵字，余皆歌戈字。原句为“陶潜虽放情，但为硕人蒹。公于二者间，安处行逶迤。”

“过”，《广韵》戈韵“经也，又过所也，古禾切。”；过韵“误也，越也，责也，度也，古卧切。”五古《刘伯寿秘校》154 叶“……科呵蒹迤波_过”，原句是“寒斤有修竹，野泉涨微波。不厌徒取勤，高车幸来过。”；七古《暑毒不可过又每为宾客见扰午寝不安奉怀邵老之无事也》210 叶“多何呵_过”，原句为“颇遭樵櫟惊午梦，正坐热行官不呵。柯山大隐羲皇上，清风一榻无经过。”。这两例根据其意义和用韵，应取古禾切。

“那”，《广韵》箇韵“语助，奴带切。”；歌韵“何也，都也，於也，尽也，诺何切。”。五古《夏夜二首》之二 185 叶“何那_歌河沱歌跢”，原句为“受暑若作釜，付之无如何。岂阴阳知争，变起一刹那。”根据诗的意义和用韵，这里应取平声诺何切。

家麻部：佳韵押入本部有 5 例。其中 4 例是“佳”字：五古《捣药》82 叶“他咩佳_佳嗟”；七古《架蒲葡》260 叶“蛇斜华他纱芽佳_佳嗟”；五古《权势》106 叶“嘉嗟瑕家他佳_佳”；五古《寓成杂诗十首》之五 108 叶“佳_佳筵斜华嗟车”。一例用“涯”字，七古《别梅》272 叶“家涯_佳花葩嗟斜麻霞”，原句为“宦游到处即为家，况我迁谪来天涯。”

夬韵“话”字押入本部二例：七古《赠马十二金玉沿檄过楚顷刻而别》271 叶“夏下夜舍话_夬化吒喂……”，原句为“尔来忽忽冬已阑，岁晚荒凉学官舍。那知復與子携手，犹能顷刻听清话。”；五古《苦雨》147 叶“夜谢架话_夬蔗稼”，原句为“芳时喜病愈，浅酌供情话。”

韵部	古 体 诗								
	押韵 总数	平声	押韵 次数	上声	押韵 次数	去声	押韵 次数	上声、去声	押韵 次数
歌戈	4	歌戈 _纸	4						
家麻	20	麻 _{佳歌}	11	马	1	馱 _夬	4	马·馱	4
皆来	19	咍皆佳 灰 _支	11	贿	1	代泰怪 卦夬祭 废队 _至	5	海蟹贿· 代泰怪卦 祭队	2
齐微	83	支脂之 微齐 _{灰麻}	39	纸旨止 荠尾 _麻 队泰话	13	寘至志 霁未 _{祭废} 怪队贿海代	13	纸旨止荠 尾·寘至 霁未	18
鱼模	66	模鱼虞	27	姥语虞 有	14	暮御遇 宥育	10	姥虞语· 遇暮御	15

韵部	古 体 诗								
	押韵 总数	平声	押韵 次数	上声	押韵 次数	去声	押韵 次数	上声、去声	押韵 次数
尤侯	41	侯尤 _幽	20	厚有	12			厚有·候有	9
萧豪	29	豪肴宵萧	10	皓小篠	7	啸	1	皓巧小·篠 号效笑啸	11
侵寻	22	侵 _{真魂}	2	寝	1				
监咸	2	覃咸銜	1					感敢·勘阌 鑑添栳	11
寒山	86	寒山刪 仙元先 桓 _{魂般談}	63	旱产猕 阮铎缓 _{西庚}	3	翰欄諫 线願霰 換 _{敢稔問震 開寔}	13	猕阮铎 缓 _敢 ·翰欄 諫线願霰 換	7

韵部	古 体 诗								
	押韵 总数	平声	押韵 次数	上声	押韵 次数	去声	押韵 次数	上声、去声	押韵 次数
真文	37	痕真臻 殷魂淳 文 _元	31			震恩稔 问 _証	3	軫隱準· 震稔问 _証	3
庚青	56	庚耕清 青登蒸	40	梗耿迥 靜	5	映劲証	3	梗耿迥靜 ·映劲径証	8
东钟	24	东冬钟	19	肿	1	送用	1	董肿·送用	3
江阳	42	唐阳江	31	荡养	2	宕漾绛	6	养·宕漾绛	3

皆来部：齐微、皆来二部关系密切。至韵、支韵押入本部各一例。七古《洛水》228 叶“黛瀨贝翠_玉鮓”，原句为“南山秋山已萧瑟，倒影上下迷空翠。何当载酒徒调扁舟，一尺鲤鱼寒可鮓。”；五古《六月八日苦暑二首》之二 144 叶“_萎夫怀开哀来迴台哉”，原句为“羲和午停车，车木静若萎。我居倦烦促，谁与开我怀？”

五古《昭陵六马唐文皇战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持石本示予为赋此》70 叶“来开回駘摧雷孩埃材陪街_佳苔”，除“街”为佳韵字，余皆为灰哈韵字，原句为“功成鏖八鸞，玉辂行天街。”。

齐微部：五古《次颍川》69 叶“替袂截被费醉市汨驶_值”，原句为“夜长更漏稀，急鼓鞞驶。天明卷席去，行止随所值。”；五古《寄参寥》129 叶“岁至事袂驶寄_值记计思”，原句为“虽成相思诗，欲写不可寄。飘飘山水梦，时也飞锡值。”。“值”，《广韵》去声志韵，直更切；《集韵》入声职韵字。诗人作诗时用韵取《广韵》的“直更切”，而不作入声字。

麻韵押入本部一例，五古《秋兴三首》之三 144 叶“啼悲姿离期施西嗟_麻”，原句为“嗟我无一廛，薄游倦东西。眷言及农亩。岁晚空管嗟。”。

语韵押入本部一例，五古《次韵钱大尹公庭种菊》187 叶“_所史所_语枳喜委耳波滓芷”，原句为“谁知钱官兆，狱讼间书史。平明吏拥堂，过午扫阶所。”。“所”是语韵字，其他是纸止韵的字。

“世”字为蟹摄祭韵字，诗人用此字押入齐微部有五例：五古《种蕤》190 叶“嗜气地隶致翠愧_世截志”，原句为“虽甘老支床，同愿寿阅世。”；五古《出山》68 叶“子媚意袂置髓_世市计士地”；五古《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八首》之一 90 叶“易_世地既”；五古《秋怀十首》之五 166 叶“已尔寐息贵沸_世逝嗜岁”。在普通话里，“世”字念“shì”，音比较接近古时的止摄字。

鱼模部：张来诗有两例反映了“履”字押旨韵的情况：五古《喜两止》149 叶“止喜履_鱼水址尾起史”，这些字全都属齐微部的字，原句为“我惭无以酢，园迳欣细履。夜来四檐声，添我北池水。”；另一例为七古《叙十五日事》260 叶“起履_鱼水毗佩饴事味翠遂市”，原句为“五更闻钟自惊起，坐守残灯具冠履。昏昏痛眼正团花，独爱当庭月如水。”在这里，“履”字押的韵与《广韵》里标的“力几切”是一致的，属于止摄的字。但是，有些诗却反映了另一种情况：五古《寓陈杂诗十首》之六 108 叶“履_鱼去虑屡墓负腐去”，原句为“开门无客来，永日不冠履。客知我老懒，投刺辄复去。”；五古《感春十三首》之十一 196 叶“步嶼路履_鱼屡去鹭布暮素”，原句为“吹衣信和风，濯足解双履。深行意益愜，默坐憩亦屡。”这里，我们看到“履”字已经押进鱼模部了，这说明了“履”字由齐微部向鱼模部的转化在张来所处的北宋晚期已是有迹可寻了。经过漫长的演变，“履”字在普通话里念“lǚ”，就连保存古音较多的广州话也念成“lɛu³”^②了。

流摄字押进本部有三例：五古《寓陈杂诗十首》之六 108 叶“履去虑屡墓_鱼负腐去”，原句为“不能往一恸，名义真有负。可能金玉骨，亦遂黄壤腐。”；五古《感春十三首》之八 196 叶“雨语妇_鱼土屡补”，原句为“老农城中归，沽酒饮其妇。共言今年

麦，新绿已映土。”；五古《寄陈九》125叶“暮路沂沮患富布数露”，原句为“才高究不怨，志大贫若富。吾将告君理，子其听我布。”。这一现象，反映了某些流摄字从流摄中分化出来，逐渐向鱼模部靠拢，在普通话里，“负”、“妇”、“富”均念“fù”。

尤侯部：“否”，《广韵》有韵“《说文》不也，方久切。”；旨韵“塞也，符鄙切”。“否”字押入本部3次，七古《寄杨应之》239叶“……口偶否否厚狗……”，原句为“我生自断计已决，君亦我徒能尔否？”；五古《寄答参寥五首》之四131叶“偶诟否否口厚……”，原句为“少年勇自辩，盛气争可否。”；五古《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十115叶“有柳否否酒”，原句为“饱食或至睡，涉笔无可否。”。按这三例，“否”之义都为“不也”，都应取“方久切”。

“浮”字押入本部二次：五古《感秋呈宏父兼呈周楚望三首》之三134叶“秋舟喉羞游谋浮流留桴优求”；七古《寄曼叔求酒》224叶“……囚油秋州游喉浮游侯……”。

“妇”字押入本部一例：五古《即事二首》140叶“牖授舅斗缶妇膏陋”。上三例的“浮”与“妇”字都属尤侯部，但在普通话里分别念“fú”和“fù”，补充说明了在北宋晚期已经有了尤侯部的字向鱼模部的字的转化。

五古《读戚公恕进卷》128叶“揉口诟有厚受构究繡……”，原句为“世方尚织柔，子独不可揉。人皆喜啾啾，子语不出口。”；五古《感秋呈宏父兼呈周楚望三首》之一133叶“柳帚走久斗受垢揉厚侑酒守”，原句为“蹉蹉警前勇，俯俯蹈新揉。功名委之命，宁足计薄厚。”“揉”，《广韵》尤韵“捻也，又顺也，诗曰：‘揉此万邦。’”；有韵“汝又切。”。据其意义和用韵，都应取“汝又切”，念去声有韵。

五古《咏双槐》188叶“久手后究秀覆右画咎……”，“覆”，《广韵》有韵“盖也，敷救切。”；屋韵“反覆，又败也，倒也，審也，敷六切。”。原句为“残春余十日，万叶舒欲覆。森森翠羽盖，植立分左右。”，应取敷救切，才符合诗的意义和用韵。

萧豪部：七古《游武昌》213叶“渺笑扫少烧到沼峭”。“烧”，《广韵》宵韵“火也，然也，式招切。”；笑韵“放火，式照切。”。原句为“老人被暖觉独晚，惊起东南日如烧。四明陈子定爱客，生火寒斤邀我到。”。应取式照切，才符合其意义和用韵。

侵寻部：魂韵部押入本部一次：五古《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九115叶“心深门魂寻”，“门”是魂韵字，其余是侵韵字，原句为“时时资美酒，可得及其门。送君者既返，君驾胡可寻。”。诗人受其江淮方言影响，把n尾的字押进了m尾的字中。

五古《晨起二首》之一141叶“深林琴心淫辰”，原句为“滴官伤局促，端居厌滞淫。眷言平生友，乖隔如参辰。”在文后的注释标注“草斋本，吕本都把‘参辰’作‘辰参’”。如果是写成“辰参”，“参”字属侵韵，符合本诗的用韵。可见这里应选择草斋本和吕本作范本才比较科学，校订者没有考虑到诗韵，选择了不够接近原著的版本。

寒山部：咸摄有五例押进了本部。五古《感春十三首》之一194叶“揽远短漫定散烂”，原句为“春郊草木明，秀色如可揽。”；七古《田家三首》之一226叶“染翦蒨晚远”，原句为“野塘积水绿可染，舍南新柳齐如翦。”；五古《摇落》145叶“晏淡散恋见贱半患践怨”，原句为“山深云物阴，所向皆惨淡。疏枝缀陈叶，风至时一散。”；

五古《西山寒溪》7叶“……擅观甘_谈烦团……”，原句为“空宕一泓泉，引予掬清甘。”；五古《视盗之南山》162叶“……餐甘_谈鞍颜……”，原句为“山家无酒内，粗粝味亦甘。”。这是北宋晚期的咸摄字的m尾逐渐转化为n尾的一个例证。

臻摄魂韵的字也大量地押进了本部。五古《题陆羽祠堂兼寄李援援有诗殊佳二首》之一 76 叶“魂_魂禅贤存_魂弦泉”；五古《饮酒拟柳子厚》181 叶“寒樽_魂颜宽餐爨”；五古《竹》189 叶“……喧贤塞繁门_魂”；五古《王子开朝散早以疾病谢事还江阴求诗为别三首》之地二 98 叶“寒门_魂铅翻”；五古《视盗之南山》162 叶“……餐甘_魂颜魂_魂官”；五古《夜坐》118 叶“寒存_魂论言”；五古《观池涨有作》145 叶“完权翻国尊_魂论”。

问韵押进本部有三例：五古《寄集第二首》之二 168 叶“……饭恋雁问_同散_同”，原句为“终朝或不语，妻子怪相问。”；五古《寄刘伯声》125 叶“……现贱叹患汕问_同观_同幻……”，原句为“萧然便终老，到死百不问。”。

文韵押进本部有两例：五古《感事二首》之二 136 叶“闲乾闻_文田难……”，原句为“举头呼天公，天远安得闻。”；五古《寄刘伯声》125 叶“分_文现贱叹患汕……”，原句为“人生不终否，此语非我分。”。

震韵押入本部一次，五古《寄刘伯声》224叶“……观幻刃，燕晏……”，原句为“吾子出群林，千牛有余刃。”。

殷韵押入本部一例：五古《六月八日苦暑二首》之一 143 叶“渊原寒勤殷肩安完泉”，原句为“青山瘁无姿，流泉不复寒。眷彼道路子，念兹农亩勤。”。而“殷”字用作韵脚也有一例：七古《北原》244 叶“原繁营寒殷烟……”，原句为“青红野实不可辨，晚日照射霜榴殷。”“殷”，《广韵》殷韵“众也，正也，大也，中也，於斤切。”；山韵“赤黑色也，左传云左轮朱殷，鸟闲切。”。根据上诗的意义，我们认为“殷”字应解为黑色，取山韵鸟闲切。所以此诗不存在取异摄之韵为韵的问题。

臻摄字的大量押进本部，反映出山摄和臻摄的韵字关系较为密切。

“翰”字作韵脚在张来诗中有三例：五古《悼逝》122叶“寒官翰难还……”，原句为“男儿不终穷，会展凌风翰。”；五古《赠杨念三道孚》89叶“……闲冠观弹翰餐”，原句为“漫郎久不惬，逸思生风翰。”；七古《送孙志康赴高阳》214叶“……宽难乾鞍轡翰”，原句为“虽然男子岂常尔，且復养此凌云翰。”“翰”，《广韵》寒韵“天鸡羽有五色，胡安切。”；翰韵“鸟羽也，高飞也，侯吁切。”按上三例的意义和用韵应取胡安切。

“叹”字在张来诗中大量作为韵脚字，共有十四例之多。“叹”，《广韵》寒韵“叹息声，他干切。”；翰韵“叹息声，他旦切。”。这十四例中的“叹”字要根据其韵而判断其读音。

念平声他干切的有：五古《三月小园花已谢独芍药盛开》84叶“……妍翻叹_平”，原句为“折赠怀溱洧，感之为三叹。”；五古《冬日自福昌之潞池》叶“……干闲连叹_平端”，原句为“平生喜壮观，弔古重悲叹。”；七古《北原》224叶“……闲颜叹_平”，原句为“射麋猎兔可卒岁，弃掷万累休嗟叹？”；五古《视盗之南山》162叶“……颠寒叹_平”，